

## 俄罗斯术语学研究的百年历程

阿列克谢耶娃、米什拉诺娃 著 王怡丹 译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本文以术语学的研究对象物、对象为起点, 概述了俄罗斯术语学的百年发展历程, 并梳理各个阶段俄罗斯术语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依据术语学发展主要阶段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原则, 本文着重剖析其历史根源、发展阶段和形成特点, 并揭示了核心概念“术语”的演变过程。俄罗斯术语学的产生与其自然科学大发现时代紧密相关。作为一门科学, 俄罗斯术语学扎根于俄罗斯本土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和语言学思想。此外, 本文呈现了俄罗斯术语学研究现状, 并对认知术语学、社会术语学、术语数字化、术语教学法等领域的未来发展前景作出展望。这些术语学新方向具有跨学科性质。需指出, 术语学的认知方向是当下研究热点, 基于认知术语学, 许多俄罗斯学者提出术语表征和术语构成过程的新模型, 这为术语学研究提供新的实施路径。

**关键词:** 术语学; 术语; 对象; 对象物; 术语生命循环模型

**中图分类号:** H083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作为一门科学, 俄罗斯术语学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对术语自身的认识, 以及对研究术语的方式、方法和分析技术的认识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产生之初, 俄罗斯术语学更多被视为一门技术, 而不是一门纯粹的科学, 这是因为它面向的是实际的工程性任务, 诸如术语的系统化、标准化、统一化等。因此, 1933年, 在恰普雷金(С. А. Чаплыгин)院士的领导下, 苏联科学院成立了技术术语专门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техниче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1938年, 该委员会重组为技术术语委员会<sup>0</sup>(Комитет<sup>0</sup> техниче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该委员会的活动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例如, 清点术语集<sup>0</sup>、分领域研制术语标准、为翻译和专业交流提供术语保障。

20世纪初, 俄国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术语学形成的前提。对推动俄国科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有茹科夫斯基(Н. Е. Жуковский)、巴甫洛夫(И. П. Павлов)和梅契尼科夫(И. И. Мечников)<sup>0</sup>等人。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不仅推动了而且预示了俄罗斯术语学的产生。因为任何科学发现都要使用专门语言来表述, 而其基础是一系列术语。从这个意义上说, 对体现新科学认识的新科学发现进行描写是提出新术语装置(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ппарат)<sup>0</sup>的前提, 这个术语装置反映了刚被认识的现实世界。(Алексеева и др. 2013)

在俄罗斯术语学的形成历史中, 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三个主要来源: 哲学、语言学和工业化。

## 2 俄罗斯术语学历史根源

### 2.1 哲学

俄罗斯术语学产生的一个标志是出现了一些有关术语本质的深刻思想,它们是由俄国哲学家们于 20 世纪初提出来的。这些思想和有关术语的其他理论认识不同,甚至与现代的一些观点也不尽相同。正如我们<sup>0</sup>曾指出的,哲学思想的科学能动性,及其对术语本质中的稳定性和创造性这两个基本属性的发现,预示了哲学在俄罗斯术语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后续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Алексеева и др. 2013)在术语学产生和后续发展各个时期,俄罗斯的哲学家们聚焦于术语学的对象物和对象<sup>0</sup>。

最初,哲学家们研究的对象物是语言中的形式单位。分析哲学家们在研究方法上完全依赖于形式逻辑。他们认为语言具有最佳的结构,这使得他们能通过形式分析来研究语言。这些认识促进了下述思想的传播,即将来有可能构建一种人工的、逻辑上无可挑剔的语言,如果使用这种语言,就可以表达明确的、无歧义的科学概念。(Алексеева и др. 2013)

从逻辑形式层面认识术语对应于术语学发展初期的研究目标和任务,即试图探寻术语的基本属性。例如,在专门研究术语性质的著作中,日常词汇被视为术语的基础。(Дрезен 1934, 1936; Лотте 1931; Лесохин 1936)

与此同时,哲学研究发现,术语基本特征的众多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矛盾。这些矛盾表现为,术语实际上具有不同的性质,例如,多义性、变异性,以及受理论和术语系的限制。这些性质与形式逻辑理论拥护者的发现是相悖的。在 20 世纪初,科学语言的哲学研究就表明了术语具有复杂和综合的性质。(Флоренский 1998; Шпет 2003, 2007; Булгаков 2008)现代术语学的理论表明,术语具有矛盾性的哲学论断为术语学后续的研究任务奠定了基础,这些任务旨在解决术语的单义性和多义性、术语创造的集体性和个性、术语构成的静态和动态等问题。(Алексеева и др. 2013)

### 2.2 语言学

术语学中的语言学流派产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在维诺格拉多夫(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维诺库尔(Г. О. Винокур)、克里莫维茨基(Я. А. Климовицкий)、列索欣(А. Ф. Лесохин)、佩图什科夫(В. П. Петушков)、波特罗夫斯基(Р. Г. Потровский)、捷尔皮戈列夫(А. М. Терпигорев)等的著作中均有阐述。他们的研究任务集中于描写术语的语言属性,如缺乏词汇变化(准确性、单义性、修辞中立性)和独立于上下文等。

20 世纪 50 年代的术语学研究聚焦于术语与词汇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语言学问题之一。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波捷布尼亚(А. А. Потебня)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如下初步论断,他认为词同时具有两种功能,一是创造被感知的形象,二是创造概念<sup>0</sup>,而术语只具有表达概念的功能。(Потебня 1993: 142)他指出,词的内容是借助其内部形式形成的,内部形式具有灵活性和多变性。人类的思维活动依靠的不是形象,而是思想或一组观点。正如波捷布尼亚所说,科学语言的基本要素是概念,概念是术语形成的基础,它由被认识到的客观化的形象片段组成。该思想在列福尔马茨基(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1961, 1967)、皮奥特洛夫斯基(Пиотровский 1995)和其他术语学家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20 世纪 60 年代,急速增长的知识、专门语言和专业交流都需要补充大量新术语,这使得语言学家对这一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这一新阶段,对特殊用途语言(LSP)的研究使术语学研究对象物发生了转变,术语集被视为普通语言词汇的一个特殊层面。从这个角度看,术语的主要特性被解释为语言符号的特殊性。(Анюшкин 1997; Герд 1971; Канделаки 1970; Капанадзе 1965; Климовицкий 1976 等)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术语学语言学流派的研究内容包括:术语的语言性质、术

语的功能以及作为构词过程的术语构成特点等。（Кожина и др. 2006; Татаринов 1996）

### 2.3 工业化

俄罗斯术语学研究的特点在于，它的产生与俄罗斯工业化时期是同步的。（Лотте 1931）术语理论的奠基者们也是俄罗斯各生产领域的代表人物。例如，俄罗斯术语学的创始人之一德列津（Э. К. Дрезен）本身是一名电气工程师，他还是俄罗斯科学活动的组织者，参加了全苏标准化委员会（Всесоюзный комитет по стандартизации）。德列津同时在莫斯科的多所学校任教。他深刻认识到技术教育对他所处时代的价值。1932年至1936年，他一共出版了18篇与术语集的发展和术语标准化相关的科学著作，其中包括4部专著。

俄罗斯著名术语学家洛特（Д. С. Лотте）研制了术语集标准化的基本原则，还提出了术语应满足的种种要求，他还在俄罗斯最大企业之一担任工程师。通过观察术语构成过程，洛特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技术术语正在被领域术语或“行会”术语（цеховые термины）<sup>0</sup>所取代。（Лотте 1931: 888）因此，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详细研究新术语的构成。

弗洛连斯基（П. А. Флоренский）是一位哲学家、术语学家、语言学家。他自1927年起担任《技术百科全书》（«Техн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的编者，并在其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的活动与科学技术名称、术语和符号标准化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стандартизации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х обозначений, терминов и символов）有关，该组织隶属于标准化委员会。他还担任全苏电工研究所（ВЭИ）所长科研助理一职。

因此，考虑到俄罗斯术语学是面向工业发展的，所以将逻辑分析和“工程师式的”的分析原则<sup>0</sup>用作描写术语系的基础。

上文提到的俄罗斯术语学产生的三个基本方面有着内在联系，其原因在于：它们提出了研究术语性质的原则和原理这一问题，均有可能找到与术语相关的问题域，即尚未解决的问题，旨在克服术语学研究中逻辑规范视角的缺陷。

### 3 作为科学的术语学的形成

任何科学都始于研究其理论基础，术语学的发展也是如此。（Алексеева 2009; Лейчик 2009; Мишланова 2003; Хомутова 2007）俄罗斯术语学发展初期的特点是解决一系列极其复杂的问题，其中包括语言外的问题，以及语言学本身的问题。因此，洛特指出，术语集可以沿着渐进式的和革命式的两种路径发展。（Лотте 1931）列索欣研究了概念与事物的本质或理论间的深刻联系。他将术语集定义为术语的集合。“术语集是清晰表述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些表述包含着关于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Лесохин 1936）维诺库尔区分了日常术语和从逻辑上理解的术语。他认为，日常术语是事物的名称，而科学技术术语是概念的名称。（Винокур 1939）

在俄罗斯术语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韦列夏金（Верещагин 1982）、韦谢洛夫（Веселов 1970）、戈尔德（Герд 1991）、戈洛温（Головин 1987）、格里尼奥夫（Гринев 1993, 2008）、坎德拉基（Канделаки 1965）、科布林（Кобрин）、科姆列夫（Комлев 1996）、列依齐克（Лейчик 1970, 1983, 1986, 1990, 1991）、纳利莫夫（Налимов 1972, 1974）、波利卡尔波夫（Поликарпов 1995）、桑布洛娃（Самбулова 1997）、塔塔里诺夫（Татаринов 1997, 1998, 2006）、舍洛夫（Шелов 1992, 2018）等学者对术语学的研究对象物问题进行了探讨。

术语学的研究对象形成于静态和动态这两个不同研究方向的对立。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处理语言静态和动态的相互关系时，依然是以静态为主。（Мурзин 1983）在研究术语学问题时，当研究者仅限于研究确定范围中的术语以及术语在特定术语系中的位置时，语言是

静态的<sup>41</sup>这一观点得以体现。但是，实际分析表明，这些术语系统不仅包括现成的、已经成形的术语，还包括新构成的、往往只是为特定语篇临时发明的术语。因此，现成的和新构成的术语单位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可以将同一个术语既看作现成的术语单位，也看作新的术语单位。

20世纪中期俄罗斯术语学研究的特点表现为，研究人员主要对术语进行描写。这就意味着，术语的世界本质上是具像化的<sup>0</sup>。用以判断这种描写的方法是否有效的不同参数要通过对各行业术语集进行大量描写来确定。（Анюшкин и др. 1997；Канделаки 1970；Комарова 1991；Кулебакин и др. 1970）

到20世纪末，研究术语的动态层面开始逐步占据术语学研究的主流，并由此揭示了许多复杂问题，如术语和术语构成过程的矛盾、术语和词的关系、术语在语篇中的属性等。加克（В. Г. Гак）、戈洛温（Б. Н. Головин）、达妮连科（В. П. Даниленко）、列依齐克（В. М. Лейчик）、穆尔津（Л. Н. Мурзин）等人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大量研究表明，语言动态发展的思想在现代语言学中占据了主要地位。（Алексеева и др. 2002, 2019；Лейчик 1986；Мишланова 2003；Мурзин 1983；Новодранова 2000；Щедровицкий 2005等）不同于语言的静态，语言的动态被定义为语言系统的使用（或存在）的一种方式。（Мурзин 1983）在我们看来，语言是动态系统的这一认识与术语动态范畴的提出和发展相对应。

在对术语的动态层面进行研究时，术语一开始被学者视为一种功能单位。众所周知，维诺库尔在其著作中揭示了作为一种特殊符号的术语的功能概念。（Винокур 1939）他所说的术语的功能属性就体现于如下论断：术语的诞生离不开其创造者有意识地对以前使用过的术语进行修订和更新，因为之前的术语往往会阻碍科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维诺库尔认为，术语的特殊功能就是称名功能，其特殊性在于，与一般词汇不同，术语称名的是概念，而不单单是事物。（Винокур 1939：8）

因此，术语功能研究的动态方面丰富了术语学的对象物。这体现为，在术语学研究中，术语不仅仅被视为某一确定领域已有的语言单位，还被视为复杂的、多层级的、具有自身结构的语言单位。（Алексеева 1998a, 1998b）这种动态的研究为术语构词过程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它的优势在于，研究的着眼点与其说是术语构成过程的最终结果，还不如说是术语生成的机制。

对于术语的动态层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具有如下意义：术语学的对象物不再是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或现象的名称，而是为了研究现实中的客体和现象专门构建并预先规定的语言模型。动态层面的研究不仅打破了在严格的逻辑结构体系内对术语进行描写的限制，还让术语成为在跨学科领域发挥作用的“元语言单位”。

#### 4 “术语”概念的演变

术语学研究最复杂的任务之一是对术语这一概念下定义，其原因之一在于，术语学具有跨学科属性，这是术语和术语集的客观属性所致。（Даниленко 1989：8）术语理论与逻辑学、哲学、认知科学和词典编纂等科学紧密相关，它们为术语学提供了跨学科的方法，有助于从不同角度理解术语。在这种跨学科的方法框架中，术语被视为概念知识的代表。

很难给术语下定义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术语单位属于专业知识，具有客观复杂性<sup>0</sup>。这一特点可以通过以下事实来解释：术语“积极参与知识的生产、积累、综合和社会化。这些知识与自然、社会和思维中事物、现象、过程的本质有关。”（Суперанская и др. 2005：18）

上文提到，哲学、语言学和工业化是推动和决定俄罗斯术语学发展的三个主要方面。“术

语”概念本身在这几个方面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后文将从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 4.1 对术语的哲学理解

在 20 世纪初，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弗洛连斯基、施佩特（Г. Г. Шпет）和布尔加科夫（С. Н. Булгаков）都是术语学的积极研究者。弗洛连斯基试图找出科学与术语之间的关系，以及弄清如何理解和定义一个专业概念。（Флоренский 1998：221）

其理论的第一个方面，即术语的辩证统一（диалектика）和二律背反（антиномия）是以语言的属性特征为基础的。（Флоренский 1998：193）弗洛连斯基认为，术语的辩证统一表现在，它并不反映思维运动的极限，而是与思维运动中的停止（движущийся покой）和静止中的运动（покоящееся движение）相关联。（Флоренский 1998：198）他指出，术语的典型特征是以对术语的一系列辩证认识为基础的，这些辩证认识极具隐喻色彩，如“思想的停止（стоянки мысли）”“思想的攀升（живое усилие мысли）”“文化的沉淀（культурное наслоение）”<sup>0</sup>以及普通词汇的“浓缩（уплотнение）”或“凝练”。

弗洛连斯基的术语理论还区分了术语概念和名称概念，这种区分是和形式化的技术表达相关联的，并且确定了传统俄罗斯术语学研究的主要内容。（Флоренский 1998：204）

“术语”概念的发展在施佩特的著作中得到了延续。施佩特从哲学角度研究术语，认为其中的核心问题与科学认识及其表达形式有关。他将认识分为三类：第一类，前科学认识（донаучное знание）；第二类，科学认识（собственное знание，也就是 научное знание）；第三类，后科学知识（метанаучное знание）。科学认识的表现形式有一个共同的发展逻辑，即从实践认识逐步过渡到科学认识再到后科学认识，后科学认识是一种反思和批判。（Шпет 2007：114—115）

施佩特认为，科学认识的主要表达单位是术语，术语是与概念相对应的，而不是和不变的公式相对应的。在他看来，术语从逻辑上构建概念，使概念变得清晰、明了。施佩特与波捷布尼亚一样，将逻辑形式与语言的内部形式相对应。（Шпет 2007：224）

布尔加科夫在一众哲学家出身的术语学家中脱颖而出。他以哲学的自觉和深度提出了许多复杂的术语问题。虽然他实际上没有依据术语学理论分析这些问题，但学界依旧认为他是弗洛连斯基和施佩特对术语的基本认识的拥护者。布尔加科夫在其著作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创造词的过程是主观的、个人的和心理的。（Булгаков 2008：37）

布尔加科夫关于术语语言属性的思想与以下认识有关，即专业词是以已经使用的语言单位为基础构成的。在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名谓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имени 1930）中，布尔加科夫揭示了术语构成的本质——术语不是人特意创造的，而是像药剂师开处方一样，从已有的语言材料中构造出来的。例如，为了构造一个表示机器的词，选取了与地点和运动相关的拉丁语词，这样就得到了 locomotiv 这个术语。（Булгаков 2008：47）

布尔加科夫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探讨科学专用语言，在他看来，科学专用语言注定有相对性（относительность）和约定性（условность），因为正是术语集将某门科学圈定起来（即术语集的封闭性）。同一个术语在不同的学科下可以表示不同的概念，这一景象让人想起了语言的“巴别塔效应（Вавилонское смещение языков）”<sup>0</sup>。（Булгаков 2008：199）基于类似的论断，他阐述了科学语言的主要矛盾：一方面，科学发现致力于对新发明的术语加以明确界定并使其构成知识体系；另一方面，科学又表现为一种非系统化的创造性过程，体现为开放性、发展性和具有活力。（Булгаков 2008：202）

因此，对术语的研究以及从哲学角度重建 20 世纪初俄罗斯哲学家对术语的研究路径，

对于评估俄罗斯术语学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4.2 对术语的语言学理解

各国术语学界公认,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术语时,弄清词与术语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问题。(Татаринов 2006: 222)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术语得出的主要特点与传统术语学研究术语时表现出的那些性质和特征息息相关,如术语具有单义性、确定性和普遍性等,并以这些特征为基础实现术语集的系统化。在语言学视角下,对于具体领域术语集的描写是至关重要的,其基础是运用语言学参数观察和测量术语集得到的数据。正因为如此,可以提出一条特殊的原则,即术语集具有可观察的性能,基于这一原则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因此,学术界形成了通过标准化、统一化和其他方法来管理术语构成过程的思想。以该思想为依据,研究者们将术语学研究的语言学路径特点概括为“规范中心主义”。(Лейчик 1986: 87—97)

20世纪60—70年代,对术语的语言学研究显露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在对术语下定义时需区分“逻各斯”和“列克西斯”这两个层面。(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1967; Хаюгин 1972等)分析俄罗斯术语学家的相关著作,可以看出,仅在“逻各斯”层面上研究术语会导致术语在语言词汇系统中的特殊含义被孤立,而只在“列克西斯”层面上研究术语则会使术语失去概念的依托。

这些研究重在对术语这一概念建立起语言和逻各斯这两种不同实质之间的联系。正如梅尔尼科夫(Г. П. Мельников)所强调的,持上述观点的术语学家希望将术语从封闭的语言解释环境中解脱出来,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单位,或者说,在术语中既要看到“逻各斯”层面的要素,又要看到“列克西斯”层面的要素,在术语之中划分出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Мельников 1991: 8—13)

俄罗斯术语学的一项重大发现在于,戈洛温、格里尼奥夫(С. В. Гринев)、列依奇克(В. М. Лейчик)、纳利莫夫(В. В. Налимов)、尼基京娜(С. Е. Никитина)、普罗霍洛娃(В. Н. Прохорова)等确定了术语的语言属性。这些学者在该领域取得众多研究成果,这主要归功于列依奇克的著作,他为俄罗斯术语学的语言学研究了理论基础。列依奇克着重关注术语和词的关系,他不仅对其中的语言层面感兴趣,而且对这种相互关系中的基本哲学原理感兴趣。他认为,不应将术语视为已有的语言单位,而应将其视为一种具有派生能力的、新构成的形式。列依奇克认为,术语作为一种语言单位,具有语言词汇单位的一般属性。然而,从其所履行的功能角度来看,术语是由普通词汇二次派生的语言单位。(Лейчик 1989: 12)列依奇克从哲学角度对这一问题的深刻阐释开辟了理解词与术语之间关系本质的新方法,即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是二次术语化的内部过程。

对于俄罗斯术语学而言,功能的概念尤为重要,它可以更有效地理解术语的内部关系。这一概念因达妮连科丰硕的术语学思想的传播而发展起来。她认为,术语的使用具有两个领域,一个是确定的领域,一个是使用的领域<sup>0</sup>。(Даниленко 1977: 38—39)

最先将术语视为语言派生单位而且阐明其性质的学者之一是俄罗斯哲学家、数学家纳利莫夫。20世纪70年代,他对很多科学材料进行了创新的研究,从而揭示了科学尤其是术语的多样态属性(полиморфизм, полиморфность)。依据这一概念,纳利莫夫认为,术语的可解释性就是其独有的开放性。

纳利莫夫基于以下观点构建其术语概念:第一,科学中没有统一的概念;第二,即使在精确科学中也存在模糊性;第三,隐喻使科学语言具有多样态属性和张力。(Налимов 1974: 129)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术语具有语言基质和术语具有多样态属性的概念在术语文本和话语研究视域下得到进一步发展。(Алексеева и др. 2002; Мишланова 2001等)

## 5 术语学中的建模

上文指出,在现代研究框架中形成了一种后非古典主义的科学范式,这种范式更关注开放的、复杂的系统,这种系统也被视为网状的系统,其特点是具有自成体系的组织,还具有进化能力。如今,对科学、科学交流和知识迁移的研究出现了一种新型思维类型,这种思维类型伴有知识的储存、生产和传播过程。(Алексеева и др. 2002; Алексеева и др. 2020 б; Шевырев и др.) 俄罗斯术语学研究同样呈现这一趋势。在方法论上,俄罗斯术语学研究经历了从实用—规定论、分类—结构论到功能论的连续发展变化,这预示着俄罗斯术语学即将转向认知论。(Шелов 2018)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俄罗斯术语学呈明显“认知研究转向”趋势,其研究目标是深入挖掘术语的性质,探究人类意识如何再现对世界的认知结果。

考虑到认知术语学的目标和任务,现代术语学的理论发展出新的术语表征模型和术语构成过程模型,例如整合性的生命循环<sup>0</sup>模型(модель интегративного жизненного цикла)。随着对术语性质理解的不断深入,术语学中出现“循环”的概念,因为任何知识都是作为对特定研究对象认识的外化而产生的。(Щедровицкий 2005: 557)

在分析术语学的生命循环这一层面时,也就是研究一种概括结构向另一种概括结构的自然过渡时,我们遵循整合原则和概念的繁化原则、认识的范畴和模型原则。通过分析俄罗斯术语学方法论基础的发展路径,得到如下结果(见表 1):

表 1 术语模型与术语理论之间的对应关系

术语模型类别	术语理论
线性模型	工程技术理论
	逻辑学理论
	语言学理论
	功能理论
三角型模型	哲学理论
	篇章理论
循环模型	数字/网络理论
	社会认知理论

如表 1 所示,术语学随着术语表征模型和理论类型的复杂化而不断发展。在术语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形成时期,用于术语学形成阶段的线性模型主要研究术语构成的手段和类型。到了 21 世纪,对术语构成的主要问题的研究是与新方法论相对应的。与新方法论的使用相关的术语构成问题被置于研究首位。(Алексеева и др. 2020 б)

俄罗斯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Л. С. Выготский)曾使用过循环模型的概念,(Выготский 1934: 239)循环模型已成为现代篇章术语学的研究方法。尽管维果茨基的著作写于近一个世纪之前,但其中包含许多切合实际的论断,它们在当今术语学研究中仍不断得以发展。根据其著述中有关科学概念体系形成的若干理论思想,我们提出了循环模型这一概念。该模型可用来表征专业概念的形成过程或术语化过程。(Алексеева и др. 2020 б)

由于每种概括结构都与特定的概念系统相对应,维果茨基进行了一项专门的实验,用以研究“概念的运动(движение понятия)”。(Выготский 1934: 239)他的研究遵循着发展性、连续性和逻辑性原则,这一原则就体现为“动态的知识(живое знание)”这一概念,(Выготский 1934: 166)它与概念的循环发展密切相关。

为弄清循环模型的优势，我们将其与线性模型进行了比较（见表2）。

表2 线性模型和循环模型比较

线性模型	循环模型
体现为对语言的依赖性	体现为与思想的关联性
确定知识领域的界限	模糊知识领域的界限
使用现成的知识模型	使用知识需求驱动模型
是术语构成模型	是知识生产模型

如上表所示，与线性模型相比，术语表征的循环模型反映了研究重点的变化，即术语是开放的、反映现代知识发展需求的未定语言单位，要对其进行建模。

通过比较不同术语模型，我们得出了一些结论。这些结论在有关科学知识迁移的著述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Алексеева и др. 2019）

## 6 俄罗斯当代术语学的发展路径

俄罗斯著名方法论学者、莫斯科方法论小组<sup>0</sup>奠基人谢德罗维茨基(Г. П. Щедровицкий)指出，现代科学发展之快令人难以置信。（Щедровицкий 2005: 420）这可能是因为应用了新的方法论。当前术语学研究对象不断丰富，术语学迅速发展并得到推广，新方法论正适应这一趋势。

认知术语学是当今术语学界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旨在解决功能术语学研究中发现的复杂问题和内部矛盾。（Бекишева 2013; Голованова 2011; Новодранова 1997, 2000 等）这一视角侧重于将术语作为科学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个体通过认知新形成的知识单位进行研究。以下是认知术语学的本质特征：有必要对个人的术语创造进行研究；解决传统术语学中出现的、但尚未解决的术语问题；弄清术语集与某一知识领域概念体系的发展之间的联系等。

数字科学是俄罗斯术语学发展中一个前景广阔的方向。这是一种更精确的研究策略，需要借助高度活跃的建模并通过互联网资源得以实现。这种建模需要借助以下三个方面：当代术语学的跨学科性质、行业的身份建构、这一概念和术语实际的社会需求。（Алексеева и др. 2020; Аршинов и др. 2016; Можейко 2013 等）下图是当代俄罗斯术语学学科分类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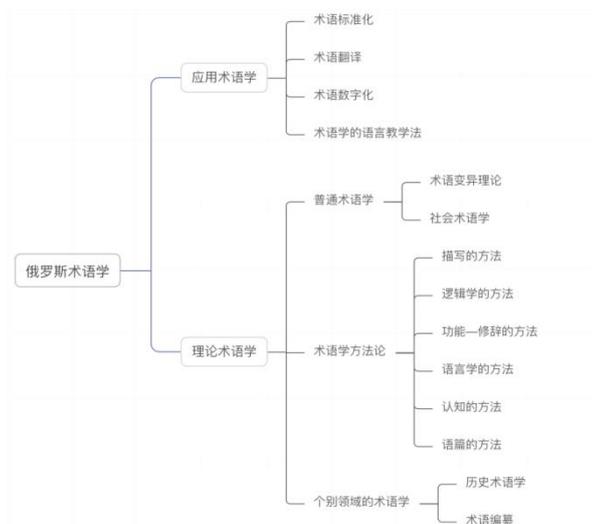


图1 当代俄罗斯术语学学科体系结构图示

如图所示，当代俄罗斯术语学有两个主要分支：一是理论术语学，侧重术语理论和模型的构建；二是应用术语学，研究术语在活动方面的应用，这些活动需要语言教学法、词典编纂提供切实可行的技术，还需要术语标准化和统一化的方法论等。

深入研究当代术语学的结构和体系，我们可以注意到后非经典认知范式的特点，即拒绝硬性规定、研究具有灵活性、着重考虑随机因素和情景因素，以及保障语言单位中边缘性和多样性的优先地位。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术语学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以多样性思想为基础的术语的变异。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形成术语变异的最重要原因包括：需要克服传统术语学中规定论的局限性；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认识论出现后现代转向，表现为去原教旨主义（дефундаментализм）、去中心主义（децентризм）、专业知识的跨学科性，以及普通知识和技术知识对科学知识和其他知识的支配等。（Алексеева и др. 2020a）

现代术语学以社会语言学（语言规范和职业方言的相互关系）、符号学（语言符号和术语符号间的派生关系）和二元论（中心—边缘理论、过渡性多态理论<sup>0</sup>）为理论基础。

（Алексеева и др. 2020；Аршинов и др. 2016；Буданов 2016；Лейчик 2009；Налимов 1974；Мурзин 1983 等）与此同时，大数据处理技术、人工智能、开放式词典、民族语言语料库、多语言电子数据库也受到特别关注。学者们认识到，专业语言不仅是一种社会方言，是语言中的亚规范变体，也是一种科学精英们使用的习语，这种习语是在有限范围内使用的，它能够突破语言规范的限制，又称“俱乐部语言（клубный язык）”。与此同时，普通语言和术语不再泾渭分明，跨语言空间得以形成，术语创造和新词资源库大量扩建，共同促使术语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

术语语言教学方向发展潜力巨大，其研究重点是术语能力这一概念。术语能力，即一个人表达、理解和创造专业知识的能力。（Алексеева и др. 2018）俄罗斯著名术语学家塔塔里诺夫在其编写的《普通术语学百科词典》（«Общее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中最先提出过该问题。（Татаринов 2006）

在当代术语学的众多发展领域中，社会术语学是务必要提及的一个分支。这门科学的跨学科性质显而易见，它以术语学、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变异理论的观点为基础。尽管社会术语学这门科学刚刚形成，但其中已经诞生了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如，提出了整合性的术语变异的元模型；（Авербух 2005；Бисерова 2018；Бурдина 2013）为研究术语集变异过程开发了语言符号术语化的跨语篇模型；（Алексеева и др. 2002）构建了基于非术语化过程的隐喻形成原则，（Полякова 2011；Тарасова 2013）以及知识的跨语篇中介模型。（Суворова, 2019）此外，我们还注意到，非术语化的发现算法在媒体话语中具有重要作用。（Бисерова 2018）有关建立术语生命循环和知识迁移模型的思想尤其取得丰富成果。（Алексеева и др. 2019）

## 7 结论

本研究旨在梳理俄罗斯术语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诞生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到如今已走过百年的发展历程。以往对俄罗斯术语学发展的回顾主要集中在对该科学的逻辑—语言理解和描写。而本文以术语学产生之初的研究对象物和研究对象为起点，旨在再现“术语”这一概念的历史渊源、发展和演变阶段，揭露其内在规律和发展特点。本文认为，术语学具有跨学科的基本属性，可以将其视为一门多元的综合性科学。

本研究特别关注决定俄罗斯术语学发展方向的如下主要问题：逻辑论、规范论、功能论和活动论的冲突。逻辑论、规范论与术语的静态研究相关，功能论和活动论则与术语的动态研究相关，后者在俄罗斯术语学的语篇和认知视角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俄罗斯术语学的发展整体上与语言学习传统有关。传统术语学的特点是，人们试图将其与专门用于描述科学和专业知识的语言联系起来。尤其在特殊用途语言领域，学者们对术语

进行了大量研究。本研究注意到,从研究的时间与内容上看,在现代俄罗斯术语学中,学术界有关术语和术语构成的思想日新月异。事实证明,以描写与规范的方法描写术语活动效果甚微。术语化这一过程成为术语学新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循环过程,术语化与以术语为基质的专业概念的动态发展相关。为此,本文强调,与术语知识相关的概念、范畴和模型是复杂的,例如,术语描写和构成过程已从线性模型发展至循环模型。

俄罗斯术语学百年发展历程的标志就是形成了各种术语学的研究方向。这些方向包括术语规范、功能术语学、认知术语学、语篇术语学以及术语活动。已有研究使得进一步探究术语学的发展变化成为可能。术语学的发展变化,不仅受到某些学科知识(语言学或某一学科领域)动态发展所引起的语言外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这些社会变革与整个科学体制有关,促使科学民主化及与社会开展开放的对话。

## 附注

1 “技术术语委员会”后改名为“俄罗斯科学院科学技术术语委员会”。

2 在俄语中,комиссия多指临时性的委员会,而комитет则指具有稳定机制的委员会。

3 通常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可译为“术语”或“术语集”。但术语学对 термин,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和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这几个近似词加以区分,其中 термин 指单个的术语,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指一系列术语的集合,即术语集,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 则指术语学或术语学研究。本文采取术语学所区分的译法。

4 茹科夫斯基是俄罗斯航空之父;巴甫洛夫是俄罗斯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是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5 Яшина Т. В.将术语装置(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аппарат)定义为体现科学文本解释力的主要机制之一。Миронов А. Г.认为,概念和术语装置是一个从属系统(层次结构),其中包括一套关于特定研究问题的术语、词汇手段、概念和类别,它们用于定义特定专业活动领域的理论和实践。

6 本文的“我们”指的是原作者阿列克谢耶娃和米什拉诺娃。

7 本文多次提及“对象”与“对象物”。华劭教授在《语言经纬》一书中明确区分了 объект 和 предмет 的词义,他认为前者指“对象物”,它是研究过程中与之打交道的东西,即研究的材料,而后者指“对象”,确定对象往往与某门学科研究的宗旨和遵循的方法有关。从哲学讲,对象物属于本体论范畴,而对象则属于认识论范畴。

8 文中“被感知的形象创造功能”和“概念创造功能”对应波捷布尼亚所区分出的词的“近义(ближайшее значение)”和“远义(дальнейшее значение)”。近义是民族的,即在一个语言社区中,大多数人对于某个词的近义都有大致相同的理解。远义是个人的,其性质和组成要素多种多样,是词所包含的更多、更复杂的意义。远义是基于个体的知识水平、经验、文化背景等因素而形成的,因此不同的人可能对同一个词的远义有不同的理解。

9 行会是指同行业或同类人组成的组织或团体。“行会”术语指某一工种使用的术语。

10 “工程师式的”分析原则是一种隐喻的表达。由于术语学发展初期研究术语的主要力量是工程师,他们没有采取语言学的分析方法。

11 原文此处写的是“语言具有动态性”,但结合上下文,译者认为此处应改为“语言是静态的”更符合前后逻辑。此处应该是作者笔误。

12 所谓术语世界是具像化的,即是指术语与事物息息相关,对术语的描写离不开对事物的观察。

13 作者认为术语具有客观复杂性,是因为传统术语学试图用理性的方法研究术语的属性,但最后以失败告终。现代术语学研究者认为,术语不仅仅将事物与词联系起来,还将人与现实连接起来。

14 弗洛连斯基用极具隐喻色彩的“文化的沉淀”这一表达,旨在说明术语的外形仍是普通词汇,但被赋予了文化内涵。

15 语言的“巴别塔效应”指语言的混乱。

16 术语的使用具有两个领域,一个是确定的领域,一个是使用的领域。其中,“确定的领域”指术语

已固定在词典中并已成为标准。

17 文本将 цикл 翻译为“循环”，而非“周期”。“循环”多用于科学技术哲学术语，指事物周而复始的发展上升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阶段性、曲折性、复归性的表现。而“周期”多用于科学技术（力学）术语，通常指物理量从开始运动到再一次回复初始状态所需的时间。在 Алексеева Л. М. 和 Мишланова С. Л. 发表的《术语构成的循环模型》（Циклическая Модель Термин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2019）一文中，作者基于俄罗斯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概念的形成”理论和知识创造理论之父、日本著名学者野中郁次郎的“知识生成模型”即“知识的螺旋”理论，提出可应用于术语生成研究的模型。从理论来源看，译为“循环”更贴切。

18 莫斯科方法论小组（ММК）是苏联（俄罗斯）哲学和逻辑学史上时间跨度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范围最广的学术共同体之一。

19 过渡性多态现象（又称渐进多态现象）原是生物遗传学理论，指同一群体中两种或两种以上变异类型并存的现象，本文中该表述指术语在使用、发展过程中展现出的变异现象。

## 参考文献

- [1] Авербух К. Я. Термин как объект изучения и как инструмент фиксации и передачи знания[J].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ая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1991(1).
- [2] Авербух К. Я. Общая теория термина: комплексно-вар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D]. Иваново: Иван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5.
- [3] Алексеева Л. М. Проблемы термина и терминообразования[M]. Пермь: Перм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98 а.
- [4] Алексеева Л. М. Термин и метафора[M]. Пермь: Перм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98.
- [5] Алексеева Л. М., Мишланова С. Л. Медицинский дискурс: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и принципы анализа[M]. Пермь: Перм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2.
- [6] Алексеева Л. М.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A]. Квашнина Е. Н. Язык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участников Четверт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C]. Челябинск: Челяби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9.
- [7] Алексеева Л. М. К истока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A]. Алексеева Л. М., Мишланова С. Л.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германистики, романистики и русистики, Материалы ежегод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1—2 февраля 2013 г. УрГПУ[C].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Ураль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3.
- [8] Алексеева Л. М.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петенция как основа знания, познания 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A]. Алексеева Л. М., Мишланова С. Л., Бурдина О. Б. Методические 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греко-латинской медицин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C].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Первый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медицин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ени И. П. Павлова, 2016.
- [9] Алексеева Л. М.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когнитив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A]. Алексеева Л. М., Мишланова С. Л. Когнитив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языка. Взгляд в будущее: новы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когнитив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языка.[C]. Москва; Тамбов: Институт языкозн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Тамб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ени Г. Р. Державина, 2018.
- [10] Алексеева Л. М., Мишланова С. Л. Трансфер знания в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ах[M]. Пермь: Перм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политехн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9.
- [11] Алексеева Л. М., Мишланова С. Л. К истокам социо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контексты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термина[J]. Сфера культуры, 2020(1).
- [12] Алексеева Л. М. Циклическая модель терминообразования[A]. Алексеева Л. М., Мишланова С. Л.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германистики, романистики и русистики: Материалы ежегод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7 февраля 2020 г. УрГПУ[С].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Ураль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20(3).
- [13]Анюшкин Е. С. Воронежская школа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понятийно-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ы[А]. Анюшкин Е. С., Васютин В. А. Отраслевая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Лингво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С]. Воронеж: Воронеж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1997.
- [14]Аршинов В. И. , Буданов В. Г. Парадигмы сложности и социо-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проекции конвергент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й[Ж].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2016(1).
- [15]Бекишева Е. В. Нов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медицин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Ж]. Вестник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ени Н. И. Лобачевского, 2013(2).
- [16]Беликов В. И., Крысин Л. П. Социоллингвистика[М].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1.
- [17]Бисерова Н. В. Варьирование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миграционного права во французском медийном дискурсе[Д]. Пермь: Перм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8.
- [18]Бордовская Н. В.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петентность специалиста: проявление и уровни развития[Ж]. Человек и образование, 2016(48).
- [19]Булгаков С. Н. Философия имени[М].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аука, 2008.
- [20]Бурдина О. Б.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вариативности в фармацевтическом дискурсе[Д]. Пермь: Перм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3.
- [21]Винокур Г. О. О некоторых явлениях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усской техниче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А]. Труды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 философии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о языковедению[С].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философии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1939.
- [22]Володина М. Н. Когнитивно-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природа термина[М].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0.
- [23]Выготский Л. С. Мышление и речь[М].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Соцэргиз, 1934.
- [24]Герд А. С. Проблем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унификации научн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Ж].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71(1).
- [25]Голованова Е. И. Введение в когнитивное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М]. Москва: ФЛИНТА, 2011.
- [26]Головин Б. Н., Кобрин Р. Ю.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учения о терминах[М].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7.
- [27]Гринев-Гриневиц С. В.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 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Ж].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 1993(3).
- [28]Гринев-Гриневиц С. В.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М].Москва: Академия, 2008.
- [29]Даниленко В. П. Русская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Опы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писания[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7.
- [30]Даниленко В. П. Актуаль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ус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А].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ус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статей[С].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9.
- [31]Денисов П. Н. Очерки по русской лексикологии и учебной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М].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74.
- [32]Дрезен Э. К. Стандартизация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х понятий, обозначений и терминов[М]. Москва: Стандартизация и р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1934.
- [33]Дрезен Э. К. За всеобщим языком: (три века исканий) [М].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34.
- [34]Дрезен Э. К.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М].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Стандартгиз, 1936.
- [35]Дрезен Э. К.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е термины и обозначения и их стандартизация[М]. Москва: Стандартгиз, 1936.
- [36] Дрезен Э. К.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е термины и обозначения и их стандартизация[А]. Татаринцев В. А.

-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 Классики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С].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1994.
- [37]Канделаки Т. Л. Работа по упорядочению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и некоторые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возникающие при этом[А].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С].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0.
- [38]Капанадзе Л. А. Развитие лекс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А]. Капанадзе Л. А. Развитие лекс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С].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5.
- [39]Климовицкий Я. А.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развития и методологии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работ в СССР[М]. Москва : КНТТ АН СССР, 1976.
- [40]Кожина М. Н.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М]. Москва: Флинта, 2006.
- [41]Комарова З. И.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русской отраслев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D].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Ураль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 А. М. Горького, 1991.
- [42]Кулебакин В. С. Работы по построению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в СССР и советская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А]. Кулебакин В. С., Климовицкий Я. А.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С].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0.
- [43]Лейчик В. М. Место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в системе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наук[J].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1969(8).
- [44]Лейчик В. М. О языковом субстрате термина[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86(5).
- [45]Лейчик В. М.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 : предмет, методы, структура[М]. Москва: Либроком, 2009.
- [46]Лесохин А. Ф. Единицы измерений,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е термины и обозначения[М].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Стандартизд, 1936.
- [47]Лотте Д. С. Очередные задачи техниче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J]. Известия АН СССР. Отделе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1931(7).
- [48]Мельников Г. П. Основы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М].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1991.
- [49]Мишланова С. Л.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когнитив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 (полипарадигма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дискурса термина)[А]. Мишланова С. Л. Стереотипност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в тексте: межвуз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С]. Пермь: Перм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01.
- [50]Мишланова С. Л.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 XXI века: история,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перспективы[J].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2003(2).
- [51]Можейко М. А.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и синергетик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нелинейног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я в философии и науке[J]. Социология, 2013(4).
- [52]Мурзин Л. Н. О динамической природе языка[А]. Спорные вопросы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С]. Ленинград: 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83.
- [53]Налимов В. В. Вероятностная теория языка. О соотношени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и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х языков[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4.
- [54]Новодранова В. Ф. Когнитивный подход к изучению термина[J].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 1997(1—3).
- [55]Новодранова В. Ф. Когнитивные науки и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J].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ая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й реферативный сборник, 2000(2).
- [56]Пиотровский Р. Г.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изучении термина[А]. Татаринцев В. А.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и методы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С].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1995(2).
- [57]Полякова С. В. Метафорическое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в русском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м медицинском дискурсе[D]. Пермь: Перм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1.
- [58]Потебня А. А. Мысль и язык[М]. Киев: СИНТО, 1993.
- [59]Прохорова В. Н. Русская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лексик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М].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96.

- [60]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А. А. Что такое термин и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1.
- [61]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А. А. Термин как член лекс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языка проблемы структур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A]. Шаумян С. К. Проблемы структур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C].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8.
- [62]Сложеникина Ю. В. Основы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теории термина[M]. Москва: URSS, 2013.
- [63]Суворова М. В. Трансдискурсивная модификация модели метафоры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научного, научно-популярного и популярного дискурсов)[D]. Пермь: Перм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9.
- [64]Суперанская А. В., Подольская Н. В., Васильева Н. В. Общая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M]. Москва: Е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2005.
- [65]Тарасова Н. П. Метафорическое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эпидемии в медийном дискурсе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усских и немецких текстов)[D]. Пермь: Перм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3.
- [66]Татаринов В. А. Общее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M].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2006.
- [67]Татаринов В. А. Теория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 в 3 т. Теория термина: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M].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1996(1).
- [68]Флоренский П. А. Имена : Сочинения[M]. Москва: ЭКСМО-Пресс; Харьков: Фолио, 1998.
- [69]Хаюгин А. Д. Термин,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M]. Самарканд: Самарканд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72.
- [70]Хомутова Т. Н. Язык для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целей (LSP) : 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J]. Вестник Южно-Ураль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7(15).
- [71]Шевырев А. В., Романчук М. Н. Форсирова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системно-креативного мышления — базов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XXI веке [OL]. <https://spkurdyumov.ru/education/formirovanie>, 引用日期2024年7月22日.
- [72]Шелов С. Д. Очерк теории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состав, поня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приложения[M]. Москва: ПринтПро, 2018.
- [73]Шпет Г. Г. Внутренняя форма слова: Этюды и вариации на темы Гумбольдта[M]. Москва: Е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2003.
- [74]Шпет Г. Г. Искусство как вид з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философии культуры[M].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7.
- [75]Щедровицкий Г. П. Мышление — Понимание — Рефлексия[M]. Москва: Наследие ММК, 2005.

## Russian Terminology Studies: A Century-long Development

Larissa Mikhailovna Alekseeva, Svetlana Leonidovna Mishlanova (author)

Wang Yi-dan (translator)

(Center of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century-long development of Russian terminology, beginning with the study of objects and subjects of terminology. It outlines the main issues in terminology research across different stag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integrity and continu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erminolog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nalyzing its historical roots, development phases,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while reveal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core concept of “term”. The emergence of Russian terminology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era of great Russian natural science discoveries. Russian terminology is rooted in the rich and profound philosophical and linguistic traditions of Russia. Furthermore, the article presents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in Russian terminology and anticipates prospect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in areas such as cognitive terminology, socioterminology, terminological digital studies, and terminology didactics. These new directions in terminology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ir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cognitive approach to terminology is currently a hot research topic. Based on cognitive terminology, many Russian scholars have proposed new models for term representation and term formation processes, providing new pathways for research in terminology.

**Keywords:** terminology; term; object; subject; life cycle model of terms

**作者简介:** 阿列克谢耶娃 (1947—), 俄罗斯彼尔姆国立大学语言教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 术语学理论, 特殊用途语言; 米什拉诺娃 (1965—), 俄罗斯彼尔姆国立大学语言教学系主任, 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术语集和术语系建模, 话语分析, 跨文化交际。

**译者简介:** 王怡丹 (1998—),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术语学。

**收稿日期:** 2024-11-18

**[责任编辑: 张春新]**